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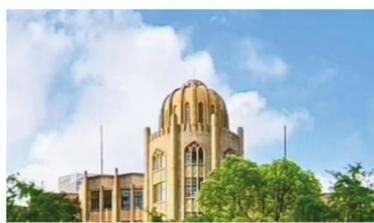
北外滩“故乡”行(一)

我从小在虹口的提篮桥如今被命名为“北外滩”的地区长大。我诞生于被当地人称为“轮船房子”的唐山路31号(图1)。在那里度过了从童年时代到结婚成家的中青年时代。尤其是我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在唐山路沿线。因此,北外滩地区主要街道的街景印迹都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当年站在我家的朝南的阳台上瞭望,远眺可以看到外滩的建筑群,近看就是被当地人叫做“雷士德学堂”主体建筑,它就如同在农村“开门见山”一般,耸立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它那半球形的穹顶,让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北外滩开发全面展开,因为大规模的动迁,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房屋居住状况发生重大改善,还有由此引起的各种人文关系也随之戏剧般地演绎。



最为微妙的是像我这样早就搬离,但曾经在那里有过学习、工作,特别是居住成长的人们,仍旧会非常关注来自各方面与北外滩相关的信息,并不时地因此心里翻滚起一阵阵涟漪,因为自己仍旧与那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割舍。最近一段时间,通过电视、微信、报刊等各种媒介传播途径,有关我老家附近大量旧式里弄拆迁,轮船房子保护修缮;我中学母校澄衷中学旧校舍的拆迁,易地重建;“雷士德学堂”主体建筑的翻新,对外开放参观;还有位于提篮桥原来电车二场原址上建设的“双子塔”的地下室建有“北外滩提篮桥城市集市里弄”的主题旅游项目,重现了当地动迁前街道里弄市井生活的场景等等大量信息,不断地向我飞速袭来,不时地撩动我前往实地,亲身体验一番的心愿。

我前一段时间离开了上海,回沪后有不少事情要处理,直到昨天(2023年12月12日)我才驱车与妻子到北外滩走了一趟。在出发以前,老伴就说,你回来后肯定又要写游记了。在我的心目中,也确实已经把本次旅游的内容想得非常丰富:回到了故居,看到



周围发生的巨变。原定明年可以竣工的新校舍,可以让我们年级共度“毕业60周年”的好时光。虽然北外滩动迁已经完毕,仍旧可以看到曾经当地居民生活的房舍和市场。这一切都可以引起我的有感而发,浮想联翩,写出一篇不亚于30多年前写的名为《回家路上》广受读者欢迎的散文。可是大半天的游览结果令人有点失望,当然有些内容或许是可以补偿或者期待的,但

有些想象中理想的东西,恐怕是难以重现了。因此不说是沮丧,或者说“苦乐各半”。

究竟是写?还是不写?我心里是很矛盾的。如果写,写不出我原先希望写的内容。如果不写,拍了不少照片,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后来一想,作为一个写作者,能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和对它的感受,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都能对读者倾述,也是不失为写作的角度和素材,反正散文写作也是我“老有所乐”的一个方面,那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吧!

二

我对从我浦东的家到北外滩的路径,可谓“熟门熟路”。我并非如同人们通常会在跨过卢浦大桥后,沿南北高架转到延安路高架到外滩,然后沿黄浦江行驶跨过外白渡桥,再沿着大名路跨过虹口港达到商丘路、唐山路和东汉阳路三条马路的交界处,就是轮船房子的所在地了。这条路径虽然沿路经过的地方,都是上海最经典的地标建筑和最优美的景观,如大世界,外滩建筑群以及对岸的陆家嘴,还有外白渡桥。但对于我这个老上海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何况南北高架上的车流总是那么拥挤,而且下了高架到地面沿路还要遇到不少的红绿灯。而我所需要的是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因此我在跨过卢浦大桥后,在鲁班路立交就转向内环线去中山南路方向下内环线高架,在地面穿越中山南路地道后不远,又进入外滩隧道,从东长治路出口处出来就是旅顺路了,一个左转弯到达西安路,沿着西安路到商丘路口,就可以看到轮船房子和“雷士德学堂”主体建筑的侧面了。途中只有在复兴中路口遇到的一个有时会比较繁忙的红绿灯,这样显然可以省去沿途等候红绿灯的许多时间了。

因为轮船房子的后门是东汉阳路,现在还是一条单行道,从东汉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不能开进去的,前门唐山路是主干道,有电车行驶,显然是不能在路边停车的,所以我们就把小车停泊在西安路的路边。我站在西安路商丘路口往左眺望,映入眼帘就是我的“老家”轮船房子,它显然已经因为经过大修,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各个楼层挑出的阳台、顶棚,每一幢门牌号之间的隔墙、栏杆,它们所形成的线条,纵横分明,整齐划一,勾画出的楼宇轮廓,章法清晰,完整流畅。美中不足的,一是三层以上原来四层晒台的部分上,由于各自搭建的建筑高低不一,形式各异,使建筑整体的美感破坏。二是沿唐山路街面开了摆满五花八门杂货的小店,使当年具备一定文化内涵氛围的建筑方面,荡然无存。最令人感叹的是,由于轮船房子周边高楼林立,其曾经被周围居民别称为“高房子”,现在变成当地最矮的建筑。以前在盛夏因为被轮船房子挡住来自黄浦江吹来的凉风,因而后面石库门弄堂裕里居民诅咒“轮船房子”早一点“开走”,如今裕里被拆迁后正在建造的建筑物,不知是何用途,但其高度也已经明显比轮船房子要高出一截了。

我们这次主要想看的是“雷士德学堂”的主体建筑的内部。因为它的外貌我是从小到大,几乎每天都看得到的。以后它很长一度时间是用于海员医院,后来医院也对附近居民开放,当有亲戚邻居临时住在里面,我去探视

的时候,也曾经进入主体建筑,但它原来作为大学工学院的功能被当作医院后改变了。如今改回来的样子,在微信网络的链接中也有所体现,但我总想实地看看的期望。尤其是它那半球形穹顶下面,应该有一个厅堂结构,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地方。如果有参观的可能,我最想看的地方就是这个穹顶。另外,一直包围校园院子的围墙,在这次大修后被拆除了,使之成为一个开放式的花园,它与主体建筑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这个景色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所以当我和妻子穿越过商丘路进入校园后,没有马上去主体建筑的大门,而是先到院子靠着东长治路一边的最外侧,从最理想的视角来观看校园的全景(图2)。开始应该从商丘路一侧拍摄包括两侧翼楼和主楼的主体建筑的全貌的。但是在主楼大门两侧各有一棵大型乔木挡住了视野,所以从侧面拍摄画面的想法,看来是无法实现的。此外,令人稍有遗憾的是,在主楼大门前,大修设计者放置了一堵雕塑,从形状看,大概是否想表达一双大手捧着放飞鸟儿的意思,但我并不欣赏这个创意,由于它本身的高度成为对比的参照物,使主体建筑本



来显得雄伟高大的形象给弱化了。况且在主体建筑的对面就是如今浦西最高的建筑白玉兰广场,还有周围都是高层建筑的情况下,更是需要设法避免让这座建筑显得矮小的效应产生。

我和妻子走进了主体建筑大门的进厅,透过礼堂大门可以看到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最里端的舞台和两侧的座位。一位在大门左侧安保位子上的安保人员向我们走来,我告诉他,我从小在轮船房子长大,轮船房子曾经就是雷士德工学院的教师宿舍。今天想进大楼参观一下,然后撰写一篇游记,以此告诉对此地变化关心的微友们。那位安保人员面无表情,很严肃地一口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他说,如今这里是“上海创新创意设计研究院”了,是一个工作单位,不是随便可以参观的地方。我老伴对他说,门口不是挂有“优秀历史建筑”的标牌,还有每天可以参观的时间的告示牌吗?他说,你弄错了,那是每天装饰灯开灯的时间。妻子说,就让我们看看近在咫尺的大礼堂吧!他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他还说,至于你们想参观,每月有一次对外开放。我们就问他,什么时间?他说,无可奉告,请你们到网上去查阅,而且需要预约登记。看着他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情,我们感到今天没有戏了,只能是满怀希望地进来,最后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我心里在嘀咕,像这样的开放管理办法,能有多少老人能够得到参观的机会啊?

64届高中毕业生钱平雷

我的初中

我初中是在澄衷中学读的。那是一所百年老校,建于1900年。这种百年老校,在上海是个还算普遍的存在。因时局原因,那时很多政商界人在上海建学。“澄衷”二字是纪念建校者叶澄衷先生的,他是个爱国商人。

从这里走出去了几位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政界的人物,竺可桢、胡适等。丰子恺先生还在这里当过教师,蔡元培也在此地当过校长。

上海的这种老学校,在那时或许蛮显眼,但在现在的上海格局里,都是不起眼的。中学在虹口区的唐山路。唐山路原本应该是水多的地方,称作浜,民国时就把它填平了,路越来越长,现在跨了虹口和杨浦两区。它原来叫作洞庭路,可见有水,风景应该不错。现在,自然在高楼大厦中显得极不起眼了。任谁从门前走过,如果不看那小铁门顶上“澄衷中学”四个字,绝不会知道这是一所学校的。

这学校里,只有两栋楼,初中、高中各据一栋。楼有点老了,蒙着旧日上海的那种气息。初中学生所在的那栋楼,叫“世美堂”。据说原先叫“蒙学堂”,取自澄衷中学成立初期的名字——“澄衷蒙学堂”,由此可见当年叶澄衷先生建校之启蒙国民之意了。

那栋高中学生用的楼,大概是后来新建的,因为它有着建国后的建筑风格,与那栋旧楼并立,气质判然。但我对它不亲近并非因为风格,而是我没切身受过它的庇护。我只在这里读了三年初中,便告别了。新楼的内在,没有领会过。新楼里的人,也没给我留下印象。一切记忆,都在那栋旧楼里。

我初中的语文是顾老师教的。她当时大约五十多岁,临近退休。我们在背后叫她“顾老太”。顾老师是典型的家长型老师,班级里的事,事无大小,样样都要管。她上语文课,上着上着就变成训话课了。

初三那年,填写志愿,我准备考师范。她沉吟片刻,说:“当老师的确适合你。学校有师范保送名额的,我帮你争取吧。”没多久,她果然拿了一份保送表格让我填。我很意外,那年报考师范的同学很多,以我当时的成绩并不够格,她怎么帮我争取到的?

我们毕业后,顾老师也退休了,慢慢地,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十年之后,我再一次见到了她。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手不放。我问她:“您还记得我吗?”她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说:“我怎么不记得?你是我的班长!”

初中时,我的班级是英语重点班,除了必学的教材外,还增加了一本《新概念英语》。教英语的老师姓陈,戴着一副眼镜,人很瘦,很精神,说着一口标准的伦敦音。陈老师教书很严,他要求我们背书必须一口气背完,不可停顿。若是稍有迟疑,他便把手中的粉笔朝盒里一丢,轻喝一声:“回去!”那声音低沉而有力,不容你申辩。

我最害怕的就是陈老师,最感激的也是他。我的那些仅有的英语基础就是陈老师帮我打下的。多年后我见到陈老师,他还是那么瘦,那么精神。他跟男同学喝酒,还跟我们去KTV,英语歌唱了一首又一首。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有力,格外好听。(下转第3版)